

当代哈萨克斯坦 民族关系研究

张宏莉 著



世界出版

出版社

当代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研究

张宏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研究/张宏莉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12 - 3273 - 4

I. 当... II. 张... III. 民族关系—研究—哈萨克斯坦
IV. D736.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9466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嘉 维

书 名 当代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研究
Dangdai Hasakesitan Minzu Guanxi Yanjiu

作 者 张宏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x1230 毫米 1/32 9¼ 印张

字 数 239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273 - 4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1
二、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6
三、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11
第一章 民族关系理论探讨	15
第一节 俄罗斯 ЭТНОС (民族) 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探析	15
第二节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	33
第三节 民族关系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理论探讨	41
第二章 哈萨克斯坦的人口结构与民族关系	60
第一节 民族人口数量和分布	61
第二节 民族人口的基本结构	73
第三节 人口的教育水平和职业结构	88
第四节 人口结构特征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99
第三章 哈萨克斯坦的人口迁移问题	107
第一节 迁出哈萨克斯坦的移民	108
第二节 迁入哈萨克斯坦的移民	121
第三节 哈萨克斯坦的境外哈萨克人移民政策	127

第四章 哈萨克斯坦的语言状况与民族关系	
第一节 哈萨克斯坦的民族语言分类	144
第二节 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思想和语言政策	150
第三节 哈萨克语的使用现状与发展前景	166
第四节 语言的二重性与哈萨克斯坦的双语问题	176
第五节 少数民族语言现状及发展前景	186
第五章 哈萨克斯坦多元文化思想的构建	198
第一节 哈萨克斯坦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199
第二节 哈萨克斯坦多元文化思想构建的理论基础	206
第三节 哈萨克斯坦多元文化思想的构建过程	210
第四节 信仰多元：哈萨克斯坦的宗教现状	220
第六章 哈萨克斯坦的干部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	237
第一节 哈萨克斯坦干部政策中的民族关系	237
第二节 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	249
第三节 对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的评价	262
结 语	267
主要参考文献	278
附录 书中图表目录	287
后 记	291

导 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试图通过对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在人口、语言、文化、权力分配等方面及国家民族政策的考察，运用民族学和社会学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人口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深入了解当代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探寻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处理民族问题时的经验教训，分析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意义

民族与民族关系已成为当代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究其原因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人群聚居在一起，或者是不同群体的接触更为频繁，民族与其他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在这种复杂而多元的格局下，民族内部成员的适应、民族之间的协调不仅影响局部地区，甚至波及到全球。

冷战结束后，地区性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随着世界移民浪潮的转向，许多国家存在多种民族成分和文化差异，少数民族移民的权利和土著人文化及生存方式的权利等问题突显；二是建立在部族基础上的种族冲突甚至种族屠杀等一系列事实，明确表现出族属身份和群体认同根深蒂固的强大力量。人们在对 20 世纪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行为进行研究和反思后指出，“无论是在纳粹德国制度化的种

族屠杀中遭到杀戮的犹太人、吉卜赛人，还是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死于非命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人，或是在波黑战争中被杀害的塞尔维亚人、穆斯林人，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触犯了法律或违背了社会公德，而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血缘、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属于某一作为群体而存在的民族或部族。所有这些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合法性，恰恰来自排斥性的民族概念，来自民族国家的均质化理想，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排斥性的政治认同和建立在这种政治认同基础上的社会心理。^①”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把世界上的所有地区联系在了一起，世界各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联系的加强和世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传统民族国家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原来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国家已经变成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原来一些属于地区性的社会问题，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关联。一些表面上没有地缘联系的地区形势变化也越来越与跨越国界的群体文化认同及其成员的世界性分布密切相关，成为现代世界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多元社会联系无论在哪里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个人通过各种途径结成群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意识，不仅通过民族集团的认同力量表现出来，也通过围绕着各种生活习俗、文化而进入现代社会实践。与民族关系相关的民族地位、利益和权利成为当代政治的聚焦点。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境内生活着大大小小 120 多个民族^②。2006 年 1 月，哈萨克斯坦全国共有 1521.93 万人。哈萨克人为主体的民族，共有 891.3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① 王建娥：《族际政治：当代民族研究的一个前沿视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4 年 6 月 1 日第 2 版。

② 有关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数量没有统一的数字，有的说是 120 多个，有的说是 131 个，甚至还有 150 个民族的说法。

58.6%；俄罗斯人共有 397.9 万，占人口总数的 26.1%；其他民族占 15.3%，其中：乌克兰人 44.88 万、乌兹别克人 42.89 万、维吾尔人 22.98 万、鞑靼人 22.96 万、日耳曼人 22.27 万、朝鲜人 10.17 万。^① 由于种族特征、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所具有的较大差异，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复杂多变。从体质特征而言，以哈萨克人为代表的突厥人和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斯拉夫人形成鲜明的体质差异；从宗教信仰来说，突厥人信仰伊斯兰教，而俄罗斯人等信奉东正教；从语言文字来看，俄语和哈语的使用各占天地。这些差异的存在使民族关系出现多元化格局。

哈萨克斯坦的多元文化和多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其历史发展关系密切。哈萨克斯坦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在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从 15 世纪末建立哈萨克汗国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大地上逐渐形成了以哈萨克人为主体的民族的多民族并存的局面。18 世纪 30—40 年代俄罗斯帝国开始东扩，到 19 世纪中叶吞并哈萨克斯坦。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强势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民族因素在随后直至 1991 年 12 月 16 日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国家的漫长历史中，对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的发展及相互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1990 年 6 月，俄罗斯联邦率先发表《主权宣言》。在此情况下，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于 10 月 25 日通过《主权宣言》，强调哈是联盟下一个主权完整的共和国，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权力。1991 年“8·19 事件”后，哈萨克斯坦于 12 月 1 日正式宣布独立，并于 12 月 10 日改国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这个“民族的国家”或“主体民族的国家”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但是，在急风暴雨的政治洗礼之后，哈萨克人面临着如何解决民族

^①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оставе насел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правда》，23 июня 2006 г.

关系问题的严峻考验：以俄罗斯人为代表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等欧洲民族因各种原因大量迁出哈萨克斯坦，并在 1994 年达到高峰；移民不仅使哈失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改变了民族人口结构，民族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确实使原本复杂的哈民族关系更趋复杂。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民族关系问题，不仅是现代哈萨克斯坦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哈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疆域，也引发了作为现代政治现实的国家冲突，首先是大规模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战争和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在奥什州的械斗；其次是民族冲突的策源地在所有后苏联地区形成，历史、经济、政治等因素是冲突产生的原因。

武装冲突是一些新独立国家民族关系的显著特征。由于各民族的宽容思想趋向、每个民族所拥有的自己的区域和社会范围，以及国家采取的预防措施，哈萨克斯坦成功地避免了类似形势的发展，多民族条件下比较稳定的族际关系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前苏联地区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国家之一。然而，避免了族际间的武装冲突并不表明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关系不存在问题。事实上，由于民族成分异常复杂，民族关系问题依然是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前苏联大多数国家的紧迫问题。以俄罗斯人为主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大量迁出就是族际关系紧张的一种表现，尽管它不是人口外迁的主要原因。因此，深入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探寻哈萨克斯坦较为稳定的民族关系格局及处理民族关系时的经验教训，分析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可以说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在历史上，哈萨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今又是欧亚大陆桥的中心。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复杂的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环境。几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民族都与周边国家有着广泛的渊源关系，这涉及所有原苏联国

家、中国、蒙古、朝鲜、韩国、土耳其、德国、伊朗、阿富汗等国。因此，各民族是否和睦相处，不仅关系到哈萨克斯坦自身的国家安全与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欧亚大陆交会处的安定。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 1620 公里的共同边界，长期的历史渊源关系，使一些民族形成了跨国而居的特点，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东干人是几个主要的跨国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对加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交流、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维护边疆稳定及国家的统一都做出过重大贡献。

据统计，2000 年前，全世界共有哈萨克人 1200 万左右，近三分之一的哈萨克人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境外的国家，其中中国有哈萨克人 125 万。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为了巩固建立民族国家的社会人口和民族文化基础，填补大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等迁出的空缺和自然增长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不足，哈政府制定了吸引外来移民的政策，境外哈萨克人是被优先移民的对象，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在全世界哈萨克人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敞开热情的怀抱欢迎回归故乡的哈萨克同胞们”。除此之外，还制定了有关民族的专门法规——《哈萨克人重返历史故乡的构想》，号召世界各地的哈萨克人“回故乡”，并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口迁移法》中就移民安置、就业、教育等诸多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言行曾引起了相关国家的忧虑，对相关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①，也成为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当代跨国民族的存在，虽然不能构成变更边界或民族独立的理由，但跨国民族却是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一种客观存在，它总是当事国政治、民族关系以及与邻国关系中忽隐忽现的因素。

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后不久，中国就宣布承认哈萨克斯坦独立，并很快正式与其建交。在随后的十几年中，中哈关系稳步发

^① 参见张宏莉：《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对我国安全的影响》，载《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 年第 3 期。

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地缘优势已使哈萨克斯坦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因此,加强研究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关系,不仅能使我们加深了解该国的基本国情,在外交活动中增强相互理解与信任,也可为我国解决某些民族问题提供一些依据和对策,更好地维护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政治,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

二、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一) 研究现状

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现状看,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文献已有不少,虽然不能说浩若烟海,但各种学派、观点之多却令人叹为观止。这些来自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使本文的撰写受益匪浅,同时也使本文理论框架的建立成为可能。然而,就目前本人努力搜寻到的文献而言,关于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民族关系的研究文献比较薄弱,这使本文的撰写面临诸多困难。

1. 哈萨克斯坦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资料

(1) 研究成果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民族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由于人口大量外迁而导致民族结构变化、哈萨克人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民族、哈语成为国语而俄语仅仅是族际交际语、哈萨克人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特权等等。新国家体制的建立和新型民族关系的出现必然引起哈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大体上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

① 对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历史,特别是主体民族哈萨克人历史的研究。独立后不久,哈萨克斯坦就出版了历史、传统文化、人口变迁等方面的著作,其中有阿卡塔耶夫的《哈萨克人世界观中的折中主义》(Акатаев С. Н.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й синкретизм казахов.

Алматы, 1993.)、塔伊扎诺娃主编的《哈萨克人:历史—民族人口研究》(Тайжанова Г. Е. Казахи: 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Алматы, 1995.)、莎哈诺娃的《哈萨克人的传统文化》(Шаханова Н. Ж. Мир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казахо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阿瑟尔别科夫的《哈萨克人:80—90年代的人口趋势》(Асылбеков М. Х. Казах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80—90 годов.)、《过去和现在的哈萨克人风俗习惯》(Обычаи и обряды казахов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Алматы, 2001.)、马萨诺夫等人的《哈萨克斯坦历史:民族与文化》(Масанов Н. Э. и другие.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ароды и культуры. Алматы, 2001.)等。

② 对各民族发展现状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苏日科夫等人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Сужиков М., Татимов М.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Алматы, 1993)、阿瑟尔别科夫和科齐娜的《主权条件下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人口发展》(Асылбеков М. Х., Козина В. 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в условиях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Алматы, 2001.)、库尔干茨卡娅和杜纳耶夫的《哈萨克斯坦的族际一体化模式》(Курганская В. Д., Дунаев В. Ю. 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ежэтн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Алматы, 2002.)、库尔干茨卡娅等人的《哈萨克斯坦少数民族权力调查》(Курганская В. Д. и другие. Мониторинг прав этнических меньшинств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Алматы, 2003.)、马里宁等人编著的《现代哈萨克斯坦族际和文化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践》(Малинин Г. В., Дунаев В. Ю. и другие.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ежэтн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азахстане. Алматы, 2002.)、苏莱梅诺娃等人的《哈萨克斯坦的语言形势和语言规划》(Сулейменова Э. Д., Смагулова Ж. С. 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и языков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Алматы, 2005.)、蒙迪库洛娃的《俄罗斯

的哈萨克解放国外同胞运动(历史与现实)》(Мендикулова Г. М. Казахская ирредент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Еврей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1995. № 8.)、Г. М. 蒙迪库洛娃的《哈萨克侨民的历史命运:发生与发展》(Мендикулова. Г. 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казах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Алматы, 1997.)等著作。

(2) 相关资料

对一个国家民族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对相关民族人口、语言等方面的考察。1999年,哈政府在全国进行了人口普查。其调查结果和分类分析资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另外,哈政府出版的有关的法律法规资料汇编,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基本语言法规》(Основ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 языках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Алматы, 200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移民法令汇编》(Миграция: Сборник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вых акто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Алматы, 2004.)等,也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依据。

以上这些著作和资料是研究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

2. 俄罗斯学者有关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

俄罗斯学者比较重视对哈萨克斯坦等国民族关系的研究,其中兹德拉沃梅斯罗夫的《后苏联时期的地区族际冲突》(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А. Г.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Москва, 1999.)就涉及到了哈萨克斯坦某些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除此著作外,俄罗斯最权威的民族研究杂志《民族学评论》也时常发表一些有关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的论文,如《1990年代哈萨克斯坦的文化—语言和教育政策的实施及结果》(Савин И. С. Реализация 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культурно—языковой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в 1990 – е годы.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1. №6.)等。

3. 中国的研究状况

苏联解体后,中国学术界非常重视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研究,有关中亚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主要的著作有:郝文明主编的《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著的《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时事出版社2002年出版)、赵常庆主编的《十年巨变:中亚与高加索》(东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潘志平主编的《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潘志平主编的《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由于这些著作不是对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的专门论述,所以只能从中了解到其大致情况。除著作外,我国学者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亚或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的论文。如:陈联璧的《中亚五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2期)、刘庚岑的《中亚国家的民族政策:理论与实践》(载《世界民族》2002年第1期)、王智娟、潘志平的《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的焦点:双重国籍与第二语言》(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3期)、王智娟的《哈萨克斯坦:语言问题政治化的新发展》(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许涛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宗教概况》(载《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7期)、德全英的《试析纳扎尔巴耶夫的民族政策观》(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4期)、王虎的《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后的民族人口政策及其实践》(载《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和陈世明、沙依然的《试论哈萨克斯坦当前的民族关系》(载《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这类文章的数量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研究方法

涉及民族关系研究的学科很多，如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如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迁移）、历史学（民族史与民族交往史）、政治学（不同民族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政治外交史等）、民俗学（如比较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宗教的差异）、经济学（如民族经济交往和类型及发展趋势）、语言学（语言间的差异与演变）、心理学（民族认同的心理演变）等等，它们都涉及民族问题的研究。

从上述研究现状看，国内外关于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差距。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从经典理论的概念来推理演绎，对民族关系进行定性分析，而且，对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研究也只是笼而统之、泛泛而谈。近年来，虽然有不少中国学者（以马戎先生为代表）已开始运用西方的定量方法、结构分析、比较方法等研究国内的民族关系，但目前还未见到用这些方法研究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的成果。

如前文所述，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国家。独立后，原本复杂的民族关系由于国家体制的变更而变得愈加复杂。要想分析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关系的现状，除了一些可描述的感性印象外，还需要找到一些客观的指标（变量）来测度它。由于本文所选用的衡量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的变量主要有人口结构、人口迁移、语言现状、权力分配等等，所以在文中运用了民族学、人口学、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不论是依据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而开展的“民族分层”研究，还是以个案访谈记录为基础的“民族意识”研究，或是从宏观角度来分析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本文所依据的大多是哈萨克斯坦学者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因此，笔者认为，西方民族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实证研究方法，也是

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研究民族关系，首先要涉及的一个概念是“民族”。中国学者韩锦春、李毅夫认为，最早使用汉语“民族”一词的是清朝的王韬^①，但他当时并没有将这一词汇与一个具体的民族联系在一起。梁启超可能是最早把中国各个民族称之为“民族”的学者。到20世纪20年代，汉语的“民族”一词才开始被人们普遍应用于称呼当时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马戎先生曾指出，“近代汉语里有关‘民族’的各种提法和相关概念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中，而是自国外引进，由于引进时国人的理解与诠释各不相同，所以在这些词汇的用法上显然具有某种‘多元’的性质。在此之后‘民族’一词及相关概念即不断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而且其各自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早期的学者们在使用这些词汇时也始终未能达到统一的共识。”^②基于这种认识，以及近年来西方“族群”学说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术界掀起了“民族”与“族群”之争，一部分学者赞成将中国沿用多年的“民族”一词改用“族群”。显然，作为民族理论之根本的“民族”概念及称谓仍然是中国学术界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因此，本文第一章就对民族、民族关系理论予以探讨，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对俄罗斯民族理论和西方族群理论中的几个术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后指出，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

① 韩锦春、李毅夫编：《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1985年印，第22页。转引自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②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этнос, этничность 和 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与西方的 ethnos, ethnicity 和 ethnic group 同出一源,但是,由于学科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它们的内涵及使用存在一定的异同。英语的 ethnic group 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中国与西方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学术交流确实存在话语转换问题,但是否采用“族群”指代 56 个民族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也就是说,本文所采用的还是“民族”这一称谓。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民族学理论中通常使用“族群”一词,为了便于了解这一理论的实质,并保持其原貌,所以本文在论述相关理论时使用“族群”一词。除了对与民族有关的术语进行讨论之外,这一章还就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问题做了简要论述。民族认同标准不仅会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包容程度和社会成员对他者的接纳尺度,导致强调和谐统一与强调差异的不同政治及宗教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在观念上对民族的多元性理解还是一元性定义,将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决策和制度建构,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在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

通常,民族关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独立民族在自己的肌体之上建立了法律行政机构,组成政治社会,进入到一种与其他国家彼此牵制的结构关系中;二是指由于历史原因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的各民族或各历史文化集团,作为国家有机组成部分,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参与国内政治管理和利益资源的分配,各民族在这个层面上结成的联系,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内民族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研究的是哈萨克斯坦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也可以称之为族际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种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